# 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四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書三十首

## 書

### 與徐少湖閣老書

楨抵家一月所驛使以邸報見乃知翁始以今日入政府葢甚晚矣閭里百姓思蒙太平之福不知太平所由而士大夫知之故自翁入政府乘軒而過輦下者不可勝紀然皆一口稱快之爲今天下包四海之外以爲家三十年來靡有草澤之呼干戈之事可謂

太平矣然値廣諮百問百缺無以卒應則太平久也夫器久而不徙則壞法久而不振則弊頃數歲間天子督責臣下思以振弊起隳而政府二老又將而成之酌而舉之固已章章脩復矣乃今又得翁配譬之渡江河犯風濤益楫倍槳未有弗濟者也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明聖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于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疑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

曰至苦也今翁爲宰相尊重且就而服至苦之事矣楨愚以爲必宰相服至苦之事然後四海蒙太平之福也自有屬[石詹]來楨恒得侍門下竊睹翁之行事與其議論實陰禅 人主之德而不自明也務至之求未震之變交横于前而一動未有誤也益且寛且謹且語且默具長者之風焉私以爲沾溉既久可益尺寸乃今忽而有南徙之檄不憚遠行實重違教若曰北人多苦南中故託浮言以蓋本情則楨懼之矣邸報中有元老薦疏有翁辭疏咸各自引抑交相推重卒而歸明于 人主則自震廷以降此爲再睹安可

不賀從吏還附申區區例不得耑遣也始楨發京時翁既觴之又過而送之已又賦詩贈之蓋至勤眷矣比歸里中困于俗冗不得爲書謝茲方申賀又安敢言謝誒抵南中吏圖焉

## 與李南渠閣老書

今楨徙官南中本之門下推引之力遂令塵冒若此楨竊自循念蔑有咫尺之能表見于世斯階安能自取之也乃門下贈楨詩頗甚爲溢詞奬重取與楨同姓者二人解刀倒屣之事爲比彼二人者皆瑰瑋非常之士卒之祥不負呂粲能光蔡楨度竟老不能副

所望故每一讀贈篇輒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
君子所患患不自明楨植性愚戇不可移易而淺中
狹度有觸便發仰觀相公之德廣若九垓涵如重溟
不見所喜安測其怒乃知大造生才譬之陶冶大小
異器不相效也楨安能若所望哉今歸在里中甚苦
俗奪幾欲爲書上門下申謝輒罷之茲從吏還附展
悃私若此始楨得從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
車歸卽欲發去會方大暑怯而不敢戒僕夫且淹頓
望秋非耽吾土重去也歸而道洛中有留滯之事不
敢瀆聽意必有能述之者南北地均第俗人視之異

耳此亦其一驗云

與萬治齋太宰書

維楨泰之鄙人也不習當世之故又未嘗抱咫尺之能秪緣稟受士風久戇直不易政府以論人爲職遂引而置之國士之列斯恭十年所矣頃者門下信政府言已復采之衆口近世毀譽居多溢詞迺門下殊信之遂上書奏名令徙今官鄙人楨自省無當也宋人有寳燕石以爲玉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笑謂宋人曰此乃燕石也非玉也是豈宋人之識不周客若哉燕石似玉因以惑宋人楨今者類之矣由是言之

士人出而應世無患非才患不遇知我者故苟獲遇則宋人之寶石也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功名之際騰抑淹速顧所遭何如耳豈非命哉此乃禎自證之見故以聞于門下諒不坐謂誕也金陵名勝甲于大江之南而翰林又開曹斯之南徙實則蟬蛻塵壒仙遊洞府顧復有厭南中者何哉語曰水濱不渴鹽田易渫蓋世人之見大都若此矣南中固禎所願游也夫士之赴功名也譬則飲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者注之飲皆至客皆醉歸主人以美譽何者平之所致也今門下持衡以待天下之士近不遂

騰遠不久抑淹者非疏遠者菲昵天下之士稱平如一口固未有厭南思北者也鄙人禎竊慕門下之風最久項辛謁者與入乃復去之甚有缺然之懷以故効其愚悃伸知遇之感焉西來過洛陽車留而不得前旣三日乃遣擧在行者皆病困今老母邅延不肯南征懼復有洛陽事蓋非直憚蒸暑也夫行于在途亦貴所遇矧功名哉今老母年七十禎四十餘又微兄弟之聯冀士之息母西與西母不南禎不得獨南此本情也方今正隆暑不欲勞親犯溽苟望見秋風竟輦與俱去從吏還附牘令白門下惟留神省覽幸

甚幸甚

與屠東洲大中丞書

維楨關西之鄙人也不閑于詞賦之業而又不達于當世之故顧獨好慕天下之長者故造門下數見之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今天下風俗視古昔盭矣趨時者爲賢雖有蘅蘭化爲蕭艾大風東至物未有不西靡者也獨翁抗身巖廊之上撑拄頹波之間固所謂李欒之孤標搢紳之鉅範也楨每一造謁輒自歎謂以爲邦有老成風俗卽弊猶當賴之振復而私幸得侍朝夕亦幾無臯不謂適至之倖奕爾南遷譬

如昧子背月而走瞑途鮮不仆矣近世少俊崛興遂高自眄睞前無哲人其亦不曉乎天地之大數也楨家在華山下凹山下老人云其先王父稱華陰谷中生松栢高千尋大十圍者常數十章今其山童童矣今樹有稱高大者曾不逮古之十二三嗟乎物産若此人亦如之氣完而漓物盛而衰其大數使然也故楨慕長者之風其蹤形跡之爐至數造門下者職此故也而聾後輩豈相及哉始楨得還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日下正暑怯而不敢間僕夫且坐待秋風來也從吏還附書今上門下槩明今昔之

懷如此臨發枉翁車馬勸訊征人豈眞有所見謂不宜捐弃之邪感之愧之人言南中非北客所宜北客往者多苦之稹之意殊不然也

與聶雙江少司馬書

鄙人稹竊聞先生之名舊矣恒恨不得見及睹世之論學者率空說無事實言高于秋天行卑于汚池稹以爲此屬且陰壞天下之俗安能勵士風哉頃歲以來幸獲上謁門下接其論議而稽其踏履固有本之實學振代之通儒也乃悟嚮稹所睹者皆假名翻以漁奪埶利孔子所謂紫奪朱也則聖人且惡之矣矧

區區之編心哉先生之論主在務廣大乃能包藏天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統學者範圍耳至欲整齊條貫振起頹隳誠非嚴毅辨達之士靡有就也故廣大之德譬則海也嚴毅辨達舟楫以濟之也不有舟楫海固善溺人島中所產人安從得乎禎少時習科舉比薙褐守在詞曹遂從而攻賦頌之事居十數歲我馬至于郊於是復講方畧論戰守益行年四十餘而業三徙矣前二業者皆致身之具由今觀之何異敝笱末從幾于　國家求士之指然獨念淺中狹度議在因事責效計日算功鈌廣大之意如先生所識誨

者蓋不敢自誣謂無也鄙人所見亦謂方今之務固必嚴毅乃能立事辦達乃能審幾蓋天下萬事紛紛弊矣孰有必至理有固然客乃舍而不講鄙人誠憂之若更復示廣大拓範圍是令怠弛藉口混沌比類也聖人之學本之心術必考之事功其學始著故大學要之治平中庸徵諸位育倉公固抱奇然非起五日不寤之虢太子無稱也先生之學先性情而後功業若鄙人之論以爲極功業乃能盡性情道竟同歸獨作用殊途耳先生嘗言鄙人彊項不肯撓今之言又堅持矣頃聞黠胡不忘內侵則計將安出先生昔

守平陽處不犯平陽境者用嚴毅辨達爲治故也願且緩言廣大亟述平陽故事與諸君郎得上計又安事徵謀臣募奇士哉別來僅兩月念未嘗一日不在先生之左右誠有所慕重非私而已也久客初歸人事剽于蝟毛從吏還草此中臆并謝臨岐眷眷之情時方憚暑不敢南圖且坐而望秋以老親在行故也洛中留滯其事難具悉又言之動心故弗以聞

與陸東湖都督書

鄙人楨獲與公游且二十年其所以傾心仰重者非獨以私好故蓋誠有公家之念爲天下萬事其始亡

命壞之已而大猾起亂之既遂以成不可解結乃從古然矣自公爲司隸閭里之俠不敢掉臂行四方亡命悉奔竄出境都城雖廣萬姓雖衆門無伏奸人不觸禁前此爲司隸者禎未之聞方來者未可再也庚戌之秋虜騎環城而掠至紛紛矣城中人帖定卒無一夫敢夜呼者巡徼素嚴威令素俾也故禎竊嘗謂公以事 天子守三輔既若此矣假令得領節鉞專征伐猶當揚威萬里之外書勳竹帛之間禎 輦轂之下不可一日無公孔子所以歎才難也今者禎從官南中南中清虛幽僻之區甚與願諧禎所勞勞于

中者外之胡虜未滅內之豪猾或伏此惟公等加意毋貽　聖主之憂而已初鄙人發京也辱公既觴之又復過而送之眷別之情良非薄矣感歎感歎鄙人今尚淹里中念老親在行不任炎燠鴻鴈起時行子當與俱順毛易托幸惠德音

與孫伯泉都督書

鄙人楨發京時辱公眷眷之誼至重私計抵家書謝之既抵則日困俗冗錯往錯來未有已時乃歷公念復貽音相訊以公不能忘鄙人知鄙人更惓惓也季泉公所駁傳中三節甚當文以傳信柰何莽莽若是

顧里中人事如几上塵旋掃旋集而鄙人胸臆如道
傍潦既澄而復渾若此其又能握管定草乎期至南
中丞圖畢後便致之也惠教大篇章章有氣一似少
壯之作公今年七十有一矣乃文詞尚爾斯非其遐
壽徵乎而鄙人又以爲詩也者情也必掐擢胃腸疲
繭神思乃能入玅遲暮之人精力卽殫終謝丁年養
生家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願公鑒蒙
莊之論省報貽之文此謂泉水不耗巖木不伐卽引
而逾百年可也鄙人與公弟兄之誼輒敢効悃豈以
爲誕哉頃聞虜酋勒兵塞下竟欲入執事君子當出

何許樂之燕雲北望公家之憂故人之戀并有之焉

與周石崖中丞書

始楨得從而南也即擬挐舟循漕河而下期至齊界爲書報公申宿昔之戀坐老親念家遂引車歸歸一月所云公領節鉞守昌平矣世途錯迕謀一問訊猶難之矧聚首之懽哉昌平南拱　都邑北枕　陵園西扼居庸東連朝河蓋吭嗌之神區而股肱之要郡也豈府創開百問百缺少華許公作之未幾輒復遷去嗣于公來未幾又遷去蓋不兩歲而遷者二人焉兩公皆任事之臣非望遷遺難于來者顧遷之者大

神速耳今公都節鉞之權受股肱之託固宜一意保
疆籌兵畧商軍食據要害明號令期無負　主上之
顧然後已毋蹈往跡盻盻求調也公挾振代之才繫
當世之望平生所自擬注不肯居古豪傑下其不染
于今俗必矣楨猶喋喋云者利害之移人甚于風舟
苟有灘焉斯泊之故今說公者冀在必濟達岸可也
楨典職詞曹不閑于文墨之業又不能習當世之故
挍之散僻甚于質宜且以見　國家用才斟酌弗謬
而長短適體也傳言虜酋勅兵塞下竟欲入審備則
督府何公與諸執事君子固大費心力矣卒之必出

何許能制令不更來也見何公爲道鄙人惓惓若此

與尹洞山宮允書

二十年來凡公所遇楨者率兄弟之情休戚之義非若他人詡詡徵逐修外體而畧中懷者也楨今者南徙本非意望中事獨以公爲私交立名譽不顧其實人信公言因爲楨重卒之令有是拜所謂誣石爲玉指鶩爲鴻何以充圭璧極南北也愧之愧之公贈別之章獎予又溢睹者頗疑其私然以詞高調古至蒐目怵心復有爲楨賀者云在題品必非駑下鄙人自省何有也城門祖道執手遂分蓋自是南北東西渺

渺絕矣獨柰何不沾戀哉日下怯暑不能攀鞍去苟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南矣我家當華山下誠樂此中亦有苦旣塵心未斷則淹損未可也

與林平泉內翰書

自僕與吳中士大夫游吳中信多才彥至其渾大堅朴之賢由僕所睹識者則公一人尤焉嘗竊窺一二事皆他所殊傾允轉不能須臾守而公植踵于地不少奪移即在古昔且稱絕矧季俗末流哉僕涉世莽莽不能周容不知公誠何謂時時接引于其中諒有合而僕自省亡有也僕今者南徙本以諸公推轂之

故諸公尋故事許以詩贈而公不首事先登他公之什安為媒哉望之望之僕今抵家五十日矣念發京時公所眷眷于僕者實萬倍情此誰能忘之哉初得從時本圖徑往乃復以老親之鄉念奪之何悟途次苦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華下可以信行路之難也日下怯暑且弱淹頓尚望見秋風郎飛僕夫南矣于時征鴻甚便幸惠教篇不任翹跂

與吳澤峰內翰書

語曰人之相知所貴知心豈不信哉往年鄙人與足下游第徵逐于館局之間脩飭于節文之細足下固

斷斷謹朴乃所謂見其貌者也頃歲以來足下以鄙人可與語乃時時顧問一過未嘗不移日也則澤峰君者犇若芷之伏犇玉之隱璞內誠有餘外示不足僕今睹其深矣嗟乎今之俗嬾播聰明者非少譬猶膏火久則竭焉與足下不同年道也鄙人涉世犇犇不能周容顧獨幸于足下豈其中稍有合邪何眷眷若此也發京時辱詞林諸公之義至重而足下且萬之至貶抑與瞿君輩向體此之爲情鄙人未有當也恐汗恐汗從吏還附言中謝詞林故事行者率有言贈今卷留瞿君所而諸公之什莫先登者足下肯爲

媒乎望之望之

與淩道山給諫書

浹歲以來屬公家多故鄙人不能忍往往爲過激之論非其職也傷人觀者固壯之亦或誕之然剖僕之心擬世之疑則道山爲多功此豈徒比昵舊故篤平生之誼哉亦爲公家念也今天下萬事紛紛涣涣異昔時矣理亂收散誠難卒振然不可委之竟不振也夫居室者棟撓則易棟梁折則易梁何者不以聊且壞大廈也夫謀國者亦若是而已道山具博大之識抱忼慨之懷所常與鄙人言者唯任人選才之慮故

郎以此告夫北山之鴻徙于南州其音不改天性使然也今者鄙人別雲霄作遠客猶復云爾者亦性也卒能忍之哉今歸里中兩月所念未嘗不東北馳誠有所軫憂豈繫內重去邪從吏還附書申臆並謝臨岐惓惓之情已然復然累重而未有窮也

與趙子樂郎中書

里中衣冠在京師者非少至僕所與深者獨足下耳非以足下有私于僕誠念朋友之道衰矣卒勤徵逐飾體貌比休戚一不相關若足下所視僕者皆骨肉之愛悃愊之德故今別兩月隔千里念未嘗不東北

馳也足下砥行好修顯名于吳下然官不償才含抑數歲矣僕不能爲知己推轂盡力弱也中間機至而失榮歸而奪者不啻二三此殆造物者主之耳當是時足下怪僕有二心不念夙好僕非敢如此也葈葹植于中逵之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臭殊矣足下即不嬰好爵據權要人固重之今僕所耿懷者獨謂足下甚抑而又久淹且令分麾領一郡蘊得申手足終年抱獄聽官長論駁宜鬱鬱不樂發仰天之嗟也僕今坐塵涸中思欲解脫南圖然又憚暑老親不任蒸溽且坐而望秋非淹吾土重去也發京時足下

戀別最切今老親亦感尊堂太夫人之愛語及輒歎焉臨書屬僕道謝邇家之情有若此者未之數見也

與伉止齋總戎書

鄙人頗與在詞曹不宜言外事自往年邊備不設戎馬至于郊忠憤所激於是乃講戰守之計當是時公自磐胡歸方集衆思審便宜乃數幸相過議在推輪犁庭而已非獨以鄉曲往來之私故也今者鄙人徙官南中南中清虛幽僻之區甚與願諧顧所勞勞于中者謂東北虜部切如肩背　天子恒以爲憂謀國之臣稱捐軀効命人人能矣卒未有能前者今公挾

衛霍之才負良平之智其所以寬　主憂挫狂虜者
固有上計長策搢紳大夫且跂而望之也自古豪傑
建事獨不得君之慮得君功用未有弗輿者也故築
大將壇而韓奮置大司馬位而衛作感所遭也今
天子拔公于諸將中寵異之眷注委任至非常也而
摧輪犁庭又公平生之抱朙日捷書南下鄙人楨有
筆扎之役當爲大書記之往鄙人發京時辱公召而
觴之家卽杯酒斯須之間不忘㓕胡諸客在坐者咸
歎焉令他將皆若是庸詎憂出塞哉江海羇孤惓惓
公家之念幷以謝公眷別之情傳聞公將兵塞下歷

二時未得歸亦大辛苦矣附此以候

與南姜泉憲使書

春柎信至見易谷郎君登第喜慰良深自負才名十五六年矣及茲始得走馬長安固其屈伸有時然推數循理觀之朝華既謝則夕秀乃披翁今退棲渭上此易谷所以躡履金門也初楨入南中適會言司商論人材問蜀之人傷翁有祁黃門者至乾唇吻力明其無失然竟不能勝蜀人之嗷嗷問故則黃門往為保寧推官能諳翁之賢焉其後楨親問黃門道其事至一毀容歎息者久之已易谷君登第黃門又造敝

稱賀若黃門者誠秉公敦義君子也方今仕宦所尚務圓轉脂韋自楨所睹記由此而歷大官者豈少乎一朝而解簪組榮去而黻跡隨熄矣翁卽不躋鼎鉉據華要然經國之畧蓋代之能猶之金鐘大鏞一振而響振已而響仍存也假令翁逐俗與世相浮沈卽博致公孫何有乎卒之較得失多寡誠不以易也滴西草堂百年寄託在此矣顧有望華下精舍恨不羽翼從者夫官猶酌也適量而止楨之量杯盂耳今固其歸時矣獨縶縶乎纏纏甚也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人皆思家乃遂與還因附書扎申惓惓之衷焉

與東體忱孝廉書

自入南中數求便使托致區區乃竟不可得形跡誠疎至其意則甚慘恨也足下負清才實學以博一第不啻拉朽乃顧再蹶如此歎恨歎恨然士之遇即賈之售皆欲其適時欲其遘會足下亦惟勉崇舊業以竢時需會而已渭南三君同科登第邇所稀睹此又關地氣論也人言王華峰守吏部不肯歸必請一官乃已斯計亦未為失五泓孫子道山西省其父宦所歸時幸致區區之忱焉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人皆思家乃遂與歸因附書札申慰鄙人自涉世途二十

年矣厭厭倦游日下且圖請告獨未決其能遂不也

與聶雙江大司馬書

客自北來者傳今日以翁與戎機總五兵者本由聖主獨見而立畀之以爲舍是無與耳南中縉紳大夫之屬咸嘖嘖一口頌 天子之明稽謂知人善任如此顧其所注擬責收于翁者亦非淺鮮意必有道以償之也往翁功名盛時蓋遭知已乃中踣于讒妬之手是不遭知已也今此之際問之中外乃卽又稱翁百喙若一何知已者衆也乘是而銳身圖事則請之輒從倡之輒和願翁力前而無左右顧焉方今天

下之患莫巨于胡頃復重之以倭兩者皆爲害然胡患加于肩背之間最近京營兵旣不可恃以備胡邊卒又罷徵發今爲備胡者安計乎天無降者地無出者東海之巨人西塞之金狄無來者將孰與爲敵哉京營兵費公家之粟甚廣玩而不習戰怯而畏死人以故弃之其兵因自弃不理久之且怗埶難動以爲我乃慈父驕子也卽怒不能臧卽皐不能加也前是本兵諸公殊歎之卒莫可柰何願公無爲坐嚬究觀病源決癰潰起痿痺一快天下之心望之望之楨江海羇孤不忘公家之慮乃喋喋于翁前若此恐悚爲

皐幸冀財察

與歐南野大宗伯書

客自北來者輒道門下今日受　聖主之知者甚深而眷倚又甚篤夫從古以來豪傑抱奇思欲自効者豈少乎然若不遇竟徘徊而靡所如今門下可謂良遭遇矣誠知　主德光昭靡闕可補然爲蒼生計則甚費思慮傳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門下之謂矣楨西鄙之豎儒也闇汾顓蒙百問百鈌往在京師時以其間造門下曾博半言片語之益乃今遼絶逴遠不相及是益之孤而重其愚也有足不得至于前有

耳不得食其語則惻惻嗟焉南中諸省事簡咸以其輿發歷諸勝區此其故事也禎居南中歷九月稱久客矣彼諸勝碁置未始一著屐其間斯非其輿淺固有所分歧也初禎南𨒂也奉老親與俱居無何老親不習其水土飲食減形容變思歸乃遂輿之歸諸侍者皆遣之從斯本以順親欲耳比旣歸遣禎笂笂在旅每念一至痛若創痏南中勝區盡高臺崇巘登之秖以沾遊子衣耳故永日堀處不歷一奇坐此也禎受性朴直不能飾虛詞僞狀厚紿長者故今倒腸布之亦以門下知我甚也私復自度卒之安所表見量

不能疾當引去且槙有先人未畢之事積三十年欲然而莫之圖且欲圖所爲畢憚未敢言少選之項更有請焉惟教之幸甚

答郭東野宮庶書

去秋九月在家臨發之一二日得順天試録乃卒卒讀一過則甚嘉歎以爲抵南中當爲言致賀旣入南中却徘徊顧慮有懷不得輒達遂稽而至于今乃足下不唯不㫝更復惠問到僕若以僕爲知已眷眷依依比于骨肉僕誦之大息焉夫自交道衰厚薄視疎數敬怠關散要也葢往往然矣僕不肖僻在江介凡

與足下侶者盡顯貴聞人乃獨綣念于不肖去恒情千里矣適見邸報夢坡丈人以太常卿掌成均矣乃足下猶被舊銜署詞林位望誠重而爵號不益其如情何哉昔潘岳官序偃蹇自歸數奇且謂之拙則足下亦若是矣卒之拙者勝也自僕居南中彌歷九月漸與水土習矣顧老親居未幾何每食輒減一器形神損消僕爲之懼莫知所圖會從兄以壽老親至因并與俱歸家人在侍者皆力疾從獨僕煢煢守孤邸耳逮玆盛夏暑氣鬱蒸令人喘息不休西望華山中有玉泉石室恨不羽翼飛去坐飲其側仰卧其間也

顧嫌于李下不敢言耳竟須有言時也偶值風便聊布中曲頃之更有請焉

與孫李泉少宗伯書

日者紹興韓推官使者北也既爲書言事越三日得報見選館人姓名而令器次公在其中甚喜焉次公英英有奇氣僕故嘗異之今果世史官接跡金閨乃知龍駒鳳雛固自有別不待具眼然後識也方僕在館爲吉士時固壯歲力能誦習不倦乃顧逐群嬉遊分曹而食食已卽談遊出所聞既已內盡九州矣乃復及九州外之九州焉猶不止極而至鬼神幽怪晦

冥無不考而原也如此日以爲常既散館絲籠解志氣俱縱怠不收治業不專因不進始乃大悔晚矣僕誠駑下然性嗜文詞何嘗一日置不理至于今矻矻乎二十年矣尚猶支離不窺窔奧者固其壯歲失之也次公堅志績學雅所聞睹獨懼其或奪于違衆之誚不免依依其間故僕直述自事語之耳僕居南中歷寒又歷暑南中寒亦非薄暑什伯于北土西人不能堪則輒思去之不可得徒求日塊處耳盛夏時往來文稀多在枕簟中才一交睫即坐華頂上見井蓮十丈僕采其花盈把也已而覺惻然可以覘旅抱矣

少選有使來請告更布之

與徐少湖閣老書

自禎抵南中益歷九月經三序矣然懷門下之德憶門下之教未始一日不惓惓依依也南中川嶺佳麗冠于九州若禎不以門下汲引之故托跡斯所則大江之雄鍾陵之巽竟從畫圖見談口聞亦枉負此生矣顧禎今得睹者獨唯大江鍾陵而止自餘諸勝皆不能歷然大槩可識矣客自北來者數言　國是爲一百司靖恭咸勉其職業則門下表正之力居多然獨北有强虜之患南有勁倭之憂則猶費精神煩思

慮惟門下亟圖之禎旅在江表不識今日之虜何似顧睹倭寇橫行吳越間若狒狒食人無厭已時吳越人甚苦之然卒莫可柰何故願門下亟圖之也初禎南來固奉老親與俱居無何老親不習其水土輒思歸乃遂輿而西家人在侍者皆從焉羈影單孑甚多懷念坐是中候稍延抵于今耳言之骨驚色變汗瀏瀏下也唯亮在不辠幸甚幸甚

與江北李監察書

往公按上谷時虜即不入上谷即有小入不爲害何也以公綜核諸將區分功辠不肯以私匿諸將懲甚

輒奮死前矣則公之功居多今公至淮北淮北盜突
而起張弓躍馬呼于市中所至半創莫有一縣結營
草絆馬足者有司不以聞而又不能撲幸公疏于
上有司由是大礲始集兵追勦焉夫公在北則却虜
在南則除盜所在批難猶之淳于國手隨方變醫疾
遂以平者也仰之歎之方今天下之患北絓于胡南
困于倭至窘急矣頃而更益以邳州之戈譬人一身
頭手瘡疥而腹心又癥結其宗人過而見之未有不
惻惻者也僕食公家粟二十年矣既不能請纓持戟
効鉛刀一割之用乃坐觀時釁又不以告主者卽不

如宗人之覩疾矧得稱爲臣乎故與公言縷縷耳百餘年來諸方兵皆鈍敝不振領事之臣相習而尚寬舒博一時之譽而貽今日久遠之憂竟將柰何惟公深思而力圖之也

與南叔俊吉士書

先是半月聞且有中秘選竊以爲里中士今在第者固皆俊奇然如公尤拳拳必在選中無疑俄而報至見公列在高等私心益喜之甚同州馬先生負徽有日乃今與公偕出入足稱聯璧當僕讀書中秘時孤獨而廳所與甚苦之唯兩君協心邁往不嫌于相下

可也故事諸館人相聚率談幽奇消永日如此以為常至本業則廢之旣而散館分曹服事不得理故業則大悔以為前玩愒也僕抵于今二十年矣念及猶復悔之固謂其時壯歲耳又所與遊者悉海內才乃不相砥礪而苟汗漫今顛毛種種竟成腐儒河清難俟逝水不還老冉冉至矣柰何柰何得報之一二日會舍親栁子北上附此布悃栁子獨馬來告輕齎因不以幣往當圖嗣申僕自送老親歸家人在侍者皆從悴獨孤影在羇旅之子日夜思歸而又有先人之宅兆未遂改厝卜之今年為吉期少選且欲疏請遂

所私也

與唐小漁修撰書

頃見邸報凡　朝廷所以卹勞臣者厥典甚備而足下爲先人伸鬱揚休者亦甚哀切篤至弗可加矣仰之賀之嘗考　本朝大臣得諡文襄者今至瀟翁老師才四人耳法曰勤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斯兩言者漁翁老師實有焉可謂斯名稱情者矣僕自童年即侍漁翁老師之教恩德最深厚乃不能私一語以紀其盛誠甚懼焉卒之不可已也奉委校漁翁老師集迄于今未復非有怠也乃去年還里里中人

事省冗既入南中老親以不習水土思歸又謀送老
親歸家人在旅者遞病遞興未有休已又遭之從老
親歸坐是思慮紛披不專所圖遂稽而未終畢耳惟
足下有以亮我也緬惟庾芭闡發中說之指是師言
而門人傳之也則僕既叨爲門下士安可竟泯默乎
幸毋爲怪當此之時私計足下當發而在塗今比部
王先生北來或與之遇因附區區若此竊念漁翁老
師有百代不刊之勳坐讒妬故乃幽抑至卒且將終
焉忽而足下崛興奉表陳情洒淚叩閽於是 上爲
之感悟悉從其請令先人瞑目志士壯魄南中縉紳

大夫之屬咸咨咨以為唐氏有子且以歎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顧有遠近未或差忒也僕日下將計請謁營改先人之兆果遂所求則蹤跡日隔握手何時言之於邑每憶令弟先生負才不售殊屈之一見為道惓惓

駁謝提學刻華山志書

昨公之舍人以書來者今復西而還報索僕書先是小伻回業已具書申區區之私矣舍人行僕復何云顧近觀華山志其首冠以公序詞旨駢妍不謝六代美則美矣然所謂鬻山割券之云者第不究其安所

釆也僕曩時嘗遊山中從一道士至西崖下崖平直如壁隱有刻在其上道士向僕指之曰此宋太祖鬻山券文也僕訝之乃令善緣者攀覶剔苔蘚讀之則乃元人遊山詩耳道士言謬矣設非僕好稽力圖認識則僕且坐誤矣斯是道士指崖下刻誤公聽因遂信之著在筆札然亡必事也志言華陰縣或稱晋陰或稱秦寧此尤舛之甚者初魏之盛時河西地皆隷魏乃號華山曰陰晋言晋在華山之陰也又陰者蔭也取覆護之義焉其後秦彊魏割河西地予秦秦惠王更號華山曰寧秦言秦得其地據形勝獲康寧也

志曰晉陰則字倒而義乖曰泰寧則文悖而指盭一言不審豕亥成非與之刋定可也志云山中有黃初平牧羊石儏按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其牧羊所在婺州金華山不在華山今志有之乃撰記者誤以金華山即華山不辨其爲二山也削去乃不溷雜華山仙人有弘農劉寛能役神驅鬼隱身分形之術後亦蜕化又有韓衆者常騎白鹿歷岩間如飛或見其白日冲霄也今志皆不具亦爲遺珠補入以備仙曹之缺固不厭其爲幻也僕因是竊有悟于宦道與仙道通焉夫劉寛韓衆之二人者傳不著其有他異唯獨

以善幻術能飛昇並遂仙去彼其窮海采藥白首丹爐者何限卒或有老死大邉者豈仙眞固有命邪且亦有遇不遇也巧宦者流其役神驅鬼隱身分形秘于劉君甚馳馬造請一朝而徧五茨捷于韓生之鹿然皆往往得大官稱意而坎壈淹頓半屬之義人節士誠知遇合有時騰抑有命然非所以譬世而厲俗也僕因談仙而偹有悟于宦遂慷慨道爲公歷宦坎壈淹頓甚久兹刻華山志或有寓指不欲明示之耳僕言果中乎不歟幸卒以教我也

與浙江巡按趙子書

頃閩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警其鞭策將領論剌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　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于下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縣敝累丘山而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　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爲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燕知之則必辠諸舍人遂其辠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救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爲人僕而詐其主與爲人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旣

如此于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爲謾語欺惑亂聽睹此爲身名謀則完矣顧獨棄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顧與之文其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卽不能一割後事之效要之且半收也

昔王君在劃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爲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義感動之傳關中生言人臣之道貴勿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瞿然失顏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仗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越復坐冠獲微公則孰爲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爲大醫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

有觸輒念之然即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況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焚溺爲　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與滁倅楊子書

日者見邸報又遷公于河東領鹽池事此特量擢耳非超歷有赫不知執事君子其處清階待阿誰也趙大洲氏者抑在卑位且三年足矣幸旣遷乃令之理徽州趙氏素講性命弄筆硯令使折兩造非其好也僕私以爲執事君子或嬤于鄉曲之故不敢徑直伸

賢者之屈聯徙之爾則毋乃傷愼乎然鶯遷鴻漸次第上升物理固如是也以兩君之賢柰何愁不九霄萬里哉使云公發且有日旣讀翰札眷別之意依然僕爲歎息者久之人生會面胥不可期今望滁山咫尺耳然不得絕江而送夫宦轍也誰能脫之邪河東距華下堇堇二百里華人常賈河東以爲少選之頃僕且請告還華下將渡洛陽入函谷踰條山循河曲而弭轡于陰晉之館以求所謂鹽池者而觀之與公連袂上薰風亭歌解慍章徘徊瞻顧俯仰今昔發千古之慨焉顧私計如此旦夕不得遂惆悵深焉默憶

縣旌北馳我神與往有身不能生羽翼將柰之何將柰之何

答姜以正僉憲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葢數百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獨唯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者則足下在城中握帷帳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勠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愞輭不與

掎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爲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令驗非謾語也初冦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扃縣門閴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冦復至令輒復亡冦過縣門仍扃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冦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者谿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屋室空冦揭虛囊去矣夫冦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爆脣

乾隆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劇在上海後太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猝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棄城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撲擊施威用益其陋若是則太倉柰何不殘今太倉三關皆化爲灰刼太倉村落皆爲羅酆鬼區本之遺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眞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

海鹽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廵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捄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揑于邪說怵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埶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柰何至爲異日計

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籌軍食不與也三策者
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
以福建附屬之旣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
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于計便
此一　會疏請置總兵叅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
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
叅將列砦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
則督所向分戍叅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
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
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

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況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則誰其遁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吏則民又誰其甘心弃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籌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旣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旣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驕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權以示力一見敵卽奉首竄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法令酋人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項閭寇兵鳥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曰有警至卽

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誣世以慱哲人之笑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唧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懾者呶呶效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于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縣詰厥因

秪以搆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
區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卽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
念鄙人縻公家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蔑尺寸
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絓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
請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塊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
躄人論步辯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郎
恐不能去將齒髮益頹暮其時可望建立不歟初鄙
人入南中益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
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煢煢守孤邸耳少選且亦
上謁去矣此屬私況以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與孫用脩侍御書

去冬十一月入南中而吏部萬君以公書抵鄙人並有清況萬君且言公所眷眷鄙人者甚篤誠甚感焉乃遂訊萬君以公之戎政云何萬君具數之一一皆可嘉歎居久之江西士夫在南中者咸嘖嘖譽之當此之時公聲名甚振赫南中縉紳之倫無不知有孫清軍者尋得邸報以公代徐君按吳中乃江西士夫鄉又爲吳中士夫稱賀吳中瞻望旌節苦不旦夕至會海寇鬨勤莫肯督之一戰益思公來旅頃聞旣至吳中士夫乃自相賀以爲得正人將必上書　闕下

明功辠信賞罰威黠盜而肅疆域也唯公圖之以副吳中之望而已初鄙人奉公書也輒欲修報已復念天上故人坐當書甚衆書有至有不至則疑怪生焉乃竟皆罷之斯固鄙人隱衷亦賴公能炤察之不疑怪也鄙人今獨旅在斯先是老親居未幾何不習其水土思歸乃遂與之西室人以下皆從唯留至親一人以共朝夕茲謀又欲歸省曹岑寂而客懷又惡南中川嶺雖佳勝未始往眺矚可以見宦況矣日下即討請告退休華山畢敍水百年之願自古以來未有背親逐祿得稱爲人者也會晤無期聊此代面所未

具者嗣陳可也

答徐鳳竹侍御書

使者以翰扎及故人貽來二械至並受之矣往公以按部出旣數日始得聞出不能送于家歸當圖逆之郊也瞿君書云客自南中來輒言師立已大峻與人不相親且在彼中安可如此也瞿君于僕有骨肉之痛乃爾見責然僕誠非敢如此也顧僕所由致此者有說四焉僕受性直戇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踈一也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爲邪口不止則國是

不定二也諸所爲非其甘意往者即一時雷附然竟作擦眉狀昔人直弦曲鉤之誠僕亦念之顧卒不能恐三也僕嘗見賢士大夫歆艷之即其人不過我我固造其廬請事焉然有造有不造則猜恨生四也斯四者皆僕短僕自不能諱至謂峻處絶物爲一切嶄截之行此鑿坏之迂士斷臏之俠客也僕何敢同之哉公與瞿君連姻締好瞿君旣已披腹臆責我諒公必得聞僕不可竟脉脉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先輩曾游翰林者若武功康公鄠杜王公皆異産殊尤之材乃皆出門一跌遂止初官不徙竟老死巖穴中取僕

與兩公較則驅跛驢逐良駟其不相逮遠甚僕安有千里望哉瞿君憂其座主不和光恐其顛仆乃僕則私計審矣夫人生以百歲爲期然及期者甚少僕今年四十有七歲矣流光驟驥亦亡幾何就令僕回心易貌以追逐于世俗之間吾恐老不曉事終遺子雲之譏矧矯衡爲輪反底作蓋卒之弗可能乎亦守其故而已且僕固思去非托之欲逃世也念老母既不耐遠游歸而處于鄉而僕羈在此僕既鮮兄弟之聯又乏冀士之息唯獨母子相依爲命乃分之爲兩如中情何世未有離背骨肉逐一官之榮得稱爲人者

也故常於邑悲傷而近于病少選之頃將上謁陳乞依老母側畢菽水之願焉古人有言斯非相惡一死乃已當其時非不早見求去竟落之阬塹焉遷謂非爲説難甚具而不能自脫葢誚之也斯固萬世尼士之永鑒哉今居南中久幸聞公之賢哲愈詳僕固當朝夕見乃顧一月不一遇坐形迹之嫌云耳有懷如海思就傾倒不可得回車何日瞻竚瞻竚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四

#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五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 書三十首

與鄭少潭提學書

與張半洲論傳書

答薛方山憲副書

書

答敖夢坡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弃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

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于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蜕人骨不能易人貌即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强爲弱反陽爲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其儓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歎焉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

益以爲豔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矉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柰何倣而化爲皃也今令僕守吾素卽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爲皃則家人駭矣僕卽死不願也古人直弦曲鉤之誡昄昄在策歷有徵驗僕誦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主之江湖在前故驅昧于陷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立必捱聖人貴見幾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岩洞足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求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

百年幸尤甚也唯勉策効時慎愛景光至懐至懐

與余伯初郎中書

近得邸傳見公補南宮之寮備禮樂之司此可謂處當其據矣令他除皆若是豈獨可厲賢者且因之杜奔競也鄙人自入南中見南中吏部諸君曾與公爲寮者語則皆盛推九屋公以爲難得而光禄君何氏則十見十稱焉夫芝蘭著于几閣既移而芳馨不滅其臭味殊也鄙人居南中第脉脉塊處往來甚稀日惟故舊之思人見其不能逐俗尚結新交遂目之爲異鄙人安敢好爲異也老子曰世知我者稀益自古

歎之矣昆湖瞿君責望不穀者甚當然竟不能從非故持堅白不肯下惟性所受者愚戇朴野乃山人之像而瞿君所期冀則廟堂之模夫人形貌不可易性亦如之聖人之學所謂變化云者乃因剛而成之剛因柔而成之柔非揉直木而為輮盤馬莖而作帶也鄙人自童少時即能讀古人之書即解識當世之故彼其直弦曲鉤之誡誦之甚習客舉以箴余者又甚衆然至今眀眀弃鉤而直弦者則性不移故也九厓公温良東粹號稱玉人則造物者將大余氏之門乃與之美其器耳語曰山林鍾鼎各各有分亦惟任之

而已瞿君軫夙昔之情於邑悽惋切于骨肉憂其塵主不同塵恐不能至萬里然鄙人私計則固審矣夫雀近人人常獲之鴻飛冥冥即矰繳不得施焉鄙人自重其身既不肯沈酣麴蘖又不肯卒令爲犧牲也一見瞿君爲道區區之悃如此勿以爲訝

與王三渠少宰書

初得邸傳既以翁爲館師如素所期約矣居頃之復貳吏部何也以地言則部堂爲重以體言則館禮爲尊要之重不如尊執事先生乃移彼就此者固謂藉翁之重以鎮服人心耳其獨索館中諸士之觖望何

故聞太宰柄權而作事左右少宰第嘿坐而觀之不言若然則少宰安置也楨以爲卽不攻其所私顧不得薦天下士乎翁厚重無私苟一言太宰輒信之此固天下士之意也方今天下之患南困于倭北怵于胡中絓于梁宋之盜蓋甚紛擾矣窮本則任事諸臣能者狼顧而不肯前不能者又闒劣瑣屑偷位而不辭弊在官人者之不審且坐不公迨今患成乃以辠任事之臣舛矣譬之令瞽子追亡矇人辨色欲責其馳而辨可乎願翁以間語太宰請論官較材計安社稷此　主憂臣辱時也念之懼之楨居南中旅懷多

忤日夜望鄉不得歸墳將遣人上書請告矣人生貴得意得意所如皆違不得意所如皆不違乃楨居常鬱鬱恒不得意唯一去之爲快山林鍾鼎各各有分然意所向往即其分應爾也乃玆猶掉舌談世故者誠所謂漆室女也慚甚慚甚

## 答南叔後吉士書

越使過南都以鼎翰見具裔惓惓之誼僕今羈孤在此形影相對日夜惟故山之思非薄榮祿誠各有所懷也日下方遣使上書請告乃當遣者忽困瘧不能往須其起則馳矣旅抱甚惡仰見秋鴻南下則輒嗤

之以為吾方恨其不得北汝又胡為南也於邑無聊之中因追往事以告從史閣試每歲八月二日開始其試文欲穩順典實詩欲宛切清新二者具乃合本式居高等往亡不利不爾則違體叛度曲奏雖玅聽者弗恍也公誦說古昔高蹈漢魏以來作者之蹤其素所慕向也宜退而就矩抑之使卑異日者既解縶籠不受鞭驅乃使要渫策高足未晚也鄉里焉先生好古士也見時持是告之詞不古不奇好古之甚亦乖今之人亡有戴鶡冠躡珠履者時不同也斯足以觀矣僕自結髮而好古文詞迨于今且老猶不能望

古人之門並與其時好達焉兩不得則一不就歎惋歎惋作書時屬病後諸同好者不能力展區區幸白郢田孫先生豐麓孟先生毋以爲鼻鄙人念未嘗不之二君前也

## 與王子儀給諫書

今者足下入瑣闥稱夕郎踐清近之班矣假令太公先生不釋兵柄依然大司馬之位足下能拜此官乎不也僕以是識天道乘除不爽毛髮多寡脩短之間衰益惟均古人不羨韋賢而稱玄成者何也謂其能嗣續也足下温懿冲粹稱者若出一口而又少讀父

書習識當世之故今其言事靡弗中者銓曹於是號水鑑矣老親不習南中水土亟思歸輒輿之歸抵今僕煢煢守孤邸耳故山不得往而舊游諸人又踪跡越絕有懷未由申爲之惻然少選欲遣使上書退依親側至則幸公遂之往受命爲序迄今未有就坐旅抱甚惡恐言之不文不足以揚大人光秖以暴陋而媒笑耳以故甘重得辠不辭焉適屬草稿未定期在九月致之洛中得便更具一草致都下也頃來羽書四馳所在告急獨且柰何僕欲作華下逸人矣然猶不能忘國難不欲令漆室女鄙我也

答王元美刑部書

旣公登舟之十日所而詹簿振菴君始以公手書至度使使追送不及罷之初與振菴君約期公行日為一言以送願早相告也乃振菴君不告而傳書又晚令僕背約抱觖然之懷卒之當圖補焉今倭寇犯吳中輒得意比入越十戰十北者何也非越多壯士也以尊翁先生握帷中之籌故耳倭憚越不敢近乃悉力攻吳吳與戰每不利伏鉞之臣氣益索弗振於是南都縉紳之倫咸少之而益壯尊翁先生之勇奮無前也初越人見賊橫欻而起搗巢之詢其後賊遁詢

者懟服自咋其舌而謝過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此類是也凡本居爲巢穴舍爲壁倭酋離背本國寓居于濵海之洲以窺利此葢壁也安得稱巢壹燒其壁賊衆崩潰溺死者不知其數得出者相戒不更來即穰苴之謀淮陰之智不益于此矣尊翁先生挾能不居又不區區自明所搗者之非巢一意擊賊俟嘵嘵者自定何其堅哉倭酋往懲秋崖朱公之威至于今憚之朱公雖葢棺然英氣如生千歲而後其骨即朽其名不沒也豪傑當世而用事懼功不立名不完諸非在我者奚計焉自孔明已謂成敗利鈍不可逆

睹非從今然也其以白尊翁先生毋怵往事介別念于胸中爲少選之頃僕將圖歸幸旣遂欲取道西湖由越之楚由楚入秦尊翁先生肯問我于湖上當面致區區矣僕與公家有世好以故沾戀如此云

與程松溪少宰書

今館中諸俊得翁以爲之依歸異日者策勳効用顯鼇名于當代則是科蒸赫然稱首矣翁講聖人之學主在正心術以出治功不耑耑于文詞聲律之間非弃之也意以爲枝詞病道含毫損神在昔揚雄身自爲之乃復悔之曰壯夫不爲可以鑑已往禎在館時

日所誦習率皆文詞聲律之技至于今猶然有道之士又任吾往不肯覺我之非夫孔歎逝水墨悲染絲蓋謂其弗可還也楨於是有惋惋之懷矣館中諸俊始一出門駕車即登覺路不眩于南北何其幸歟南中頃有海上之警諸大夫咸罷游眺廢倡和徒憂之而倭患自若可以信誤世者果文詞也方今天下之患南既困倭北又苦胡中而横加以梁宋之盜蓋甚紛擾矣翁以社稷爲已責隱軫可知且欲紓目前之急宜何爲謀翁當有上計幸早出之海内之所瞻望者非淺鮮也若以問楨則比之鉛刀不効一割萬事

付之時髡踪跡托之倉卒俛仰宇宙無任汗顏適鴻臚石子告北上因候起居并具中悃若此惟亮在毋坐為誕幸甚幸甚

答董潯陽編修書

僕不肖所與游者盡湖海之士當世之英也至語知己若足下深者誠無幾何頃奉鼎翰顧復盛推僕言僕故有者僕不敢居言僕必至者僕度竟老不可幾號為知己者誤猶若是則信乎知人之難也南中諸省皆閒暇寡營諸大夫皆役其力攻詞章之技僕見作者雲興錯如綺繡而我乃蕪穢不理欲以並驅作

者之奎難矣以此遂弃舊業罷之足下期我以冥會勉以極趨是策跛驢走千里責燕雀而為鳳覽非其質矣足下賦材瓌奇而又高蹈古人之軌一時操觚之士皆謝以為弗如下之今足下所推引僕者實足下身自有也僕安能望之哉項聞邊關告急梁宋之墟又多白跖當斯之際則空言罔功雖有健筆不如鈇斧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超曠之見非徒興于激也今宇內多故司馬之法置而不講則患安從弭願足下念之風毛正順時惠德音悢悢

與孫季泉少宰書

當夏之季南宗伯王先生之北也附具一扎展區區之況幷以賀君家世史上接龍門司馬之芳他感亦具焉王先生旣發十日所客有言太夫人郎世者僕聞而訝之以爲太夫人健甚宜不止此已又謂今之年殆且近百歲矣此百歲中身所享自所睹者咸快欲之極歡希覯之盛事要當以日准月以月准年所謂百歲身千歲祿也仙人行遊雲間久且厭之猶欲下觀人世若太夫人者乃或厭人世而上遊雲間者邪諸君勿過傷此京中有至榮今之海內未有兩也居頃之吳博士以公苕文書至覽詞甚哀楚當此之

時猶念夙昔不廢投報則惓惓之誼誠兄弟弗若也已而比部邵君以公使楚還書至中督僕爲易傳文也與苫次書語同往僕作傳時亦甚費架搆今雖欲頗易然意脉卽紊必更作之乃可耳且公駁僕傳訛者有三有貼說在其行間僕南來時倥偬適檢篋中忽失之煩公更具帖說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訛也夫史以記事以服當今信來世僕之言不足傳且無慮來世然亦欲服當今乃逡巡引却而至勤往復坐此故也公其念之貼說果于舟中得之卽以歸使者手當如公令以傳托陸子致之姚江焉僕自老親

返于鄉意翩翩如縣旌而靡所栖薄凡歌詠之生由性情也旅況若此安能出無情之語哉前附王先生書業具此指私計王先生至日而公已去京書必不得達甚爲快快今公使郢稿必善郢中曲故稱寡和而公往又屬雪期固益助之高也在今當伏堤讀禮之時不敢請稿見既畢喪猶欲一見之也公之仲子小史于其別時令宗誰氏詩律或慟甚不及刺刺語然家承有素習能諳之也僕無子然見他人有子如無子今公有子而信有子也違久情多不獨如紙上云云者公亮之不

與孫伯泉都督書

在南中客有傳太夫人仙逝者諸大夫咸以爲榮謂其老壽而多福也適奉公訃哀楚不自持若欲無生過矣僕觀今之世家固未有等埒太夫人者遡求而上惟西王母之年差勝耳然王母獨以壽稱而太夫人之子孫繁盛顯融照灼當世假令王母而在猶宜健羨謝謂弗如有母若此爲其子者誠甚榮之今其亡歿誠甚哀之然未可過也公書云家庭議歸淹歷十年竟未果大以爲恨此孝子之情也事既往不可復追聖人之教孝義二者而已妻依夫子依母是也

顧世網紆纆不獲直遂獨且柰何公以憂故謝事而

南以其印佩公子茂才益志在擗踊不顧榮祿良得

之良得之奉命督傳僕愧汗之甚第所爲延歷歲月

頃不卽易者以失原駁貼說未知所寘定處煩公更

具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刋其舛也太夫人櫬由楊子

渡過相望非遠法不得拏舟往何以申絮酒之忱哉

具有不珍之帛耑以一介行稱曰充祖道之奠焉幸

與火之木前達諸幽杳庶幾鑒愚之忠誠焉

與陸東湖都督書

客自北來者輒言君侯謀國之忠効事之敏倍于昔

聞不穀夙厠交游之末稱爲知己能無嗒然今黠虜始遭此創且引去第云小懲未可言大痛也彼其畜怨銜憤而歸竟圖一逞明秋且轉盼至矣可無慮哉從古以來謀國之臣但懷內憂不苦外患今國中有君侯在何憂顧獨外患苦人意耳傳言中原盜幸平司其土者遽以爲快僕猶竊憂之夫守臣仗鉞徒欲苟目前無事而不計其後此倭寇十往十來而江南弊也僕睹江南弊甚切怵心以君侯憂國無分于南北故此呶呶云耳沾戀故誼緬懷阻絕適值開州使者往附申區區若此幸亮存焉

## 答王恩質巡撫書

日者有使入越因附咫尺之書申問訊之私展憂憤之懷書去可十日而華牘至僕讀之則皆慮危制變感時嫉邪之忠言也前僕書中固具此指今公之謀遘是矣夷寇卽來無壹患也牘云海道長而兵力寡難備信然但兵法曰捄其所必攻是未嘗一一守也我境鄉邑寇所吞涎者可策而知也于此設伏于此啗誘寇一遭創所至咸疑必將皇皇引遁駕洋而東矣所謂以逸待勞以少擊衆古人行之恒有驗今人誦之而未嘗試者也願公審思而力圖效焉越人好

議波瀾喧口遂以及秋崖朱公于難固也然當其時朱公之志不暴于衆忠冠之既不慘于今故得以唇吻相厄今冠既若此矣朱公之志士爲悼痛者又如彼矣夫晝日行則趨者不疑是非明則動者不沮顧公一意奮往毋懲舊事隳新功負知己之望可也東鉞大臣第可運帷中之算至效勞展力則在分置之司公疏請置姜子于浙東而不報是不欲外臺預辟置而不識姜子之果當置于浙東便也自古就功名者恒假之權得自張弛擅予奪故所舉輒立若動從中制婉順如女子局促如轅駒何以能蹈厲海濱揚

戚絕域也僕爲故人慮最深然不能上書言便宜重外臺之權伸秉鉞之威徒喟然歎焉何其怯也愧汗之流及于踵矣使取報甚邅卒引筆布此才中曲十二三耳令嗣鳳洲君既渡江惠僕以書詞旨絕抗慨蓋世臣之子孫非寠人家比也乃若文采煒煒抑又其末矣僕蓋欽慕之焉

答徐浴泉給諫書

朱射陂以十月到南中因得奉鼎翰問起居蓋甚慰曠然之懷焉往受公令執筆扎之役既已敬諾顧獨須狀至則爲之今既至當卽勉圖期無負委任雖僕

幺麽詞甚蕪穢不足闡揚德人之光然以章嗣子之賢紀可傳之實則誠有獨見焉初公使塞上時乃僕至南中日也居數月從邸報中見條奏諸疏則擊節歎之以爲此一振理卽可保數百年之安然不得讀全文以快心則又爲恨之乃今惠我以全文諭我以始卒豈以僕諳治邊之畧哉僕未有識也第讀疏每竟一篇輒用灑然若暍子得水行徒息駕也則知扞患禦灾而保治長久者在此也其議守大邊一節此智士獨見之慮非庸瑣襲故者能睹也虜旣已深入逼臨內地乃始傳烽相報晚矣何濟之有僕竊持是

説恒以語人人不之信乃今藉公之重以明故僕頌説歎息非私之也南中水土非北客所便老親居南中旣半歲輒歸諸侍人皆遣之從獨僕羈孤守官邸耳少選之頃且欲請告退依親側畢百年之願非薄榮名誠有所私戀也傳言中原盜尚有遺孽道路時梗虜自河套來者至犯延州環渭水而居者咸爲辟易僕欲歸則故園不獲寧道路不甚通飄飄旅跡當托何所瞻望西雲無任惻然

與郭東野少宗伯書

近得邸傳見公晉位宗伯崇鉅矣異日者鼎鉉之司

將以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閩南中縉紳大夫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爲宜然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以老親歸久神爽俱西今所存者形耳頊之且欲適志不復戀人間事矣獨惟同館諸人猶多滯未起豐城求新戢鱗于瓊苑古鄭高平𦋐足于史局閩縣困于成均德州阨于納言此六君子者皆以卓犖之器伏于積薪之下白日易沈河清難俟老冉冉至矣歎之歎之江海羈孤後會未期聊展情愫用代面談云爾具有不珍之幣在別紙爲賀惟亮納幸甚

與孫季泉少宰書

使者自姑蘇回得報書極悉悼愴無聊之意僕以爲七情皆能傷生惟哀獨甚而伯泉公竟坐是徂落痛之痛之初東橋公先得之以語僕僕大驚已而泣下承睫不能制嗟乎孫伯子死于孝矣年既七十餘猶戀戀如嬰兒慕也一死可以風百世吾復何悲尋又聞其子錦衣登科則更爲亡者慰然不能少須月餘以親睹鴻奮則又乃造物忌之也東橋公言太夫人歸窆在是月中僕遂與詞林舊寮在南京者四五人約乃戒香帛遣使詣姚江令代執紼之役其不事腆洗者不欲崇虛藏眞也僕又以伯泉公爲哭太夫人

死則宜從之同日出殯始愜幽情乃今析之爲二舉者意必須其子錦衣至乃葬其父太夫人不可久滯淺土故先之耳于義未爲失也姑穟書中令僕更定傳文以公之命稍加竄黜其他不能一一摘削之也又其法不得不如此書也夫撫臣都閫外之寄操節制之權諸司受誠諭而後敢作此其體也故諸司有勞功歸撫臣謂幄中算也忠節許公誠駢力堪任然孰非忠烈公之功哉傳稱忠節乃所以表忠烈才彼之抑卽此之損矣且漢世蕭何稱元功偉矣何豈當有攻城野戰之勞出奇制勝之畧哉獨以引用三傑

故耳此可以例推矣僕受性愚戇又忌曲筆以重抑善人故披腹腸爲公道之惠于知我又待啜啜邪少選之頃既已掩擴情事少舒幸取傳一讀之乃信鄙言之非忤也

與孫仲泉尚寶書

使者自蘄州回忽得公手翰則甚訝焉以爲胡倏而在此乃後從東橋公知公得太夫人訃即不安于家乃遂徒跣涉江海狂走齊魯之郊號天而望櫬故兄弟同伏櫬次也僕爲之歎息焉頃聞伯泉公坐哭痛不制竟殞談者皆傷之夫有父死忠有子死孝則又

奚恨焉故僕爲故人哀則掩袂爲世教重則大書志所幸也東橋公言太夫人以是月中納之美門乃遂與同館諸人約遣使齎持申絮酒之忱誠令及期至由白下望姚江非遠然義不得往緬憶綈謳此情桼何往受令爲忠烈老先生傳今復更定具在別函中惟執覽之毋皐淹怠可也

與南叔後吉士書

八月中敝州石鴻臚之以使事北也旣附書中致區區令身自達之乃鴻臚行未幾何即有言公戚然在旅舍之中者僕以爲此或姤口好事誣吉人以凶輒

置而不問頃之得家書則大駭乃信前言非誣而僕顧疑之舛也僕惟尊堂老夫人年未六十稱强盛時胡遽而罹此也語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則僕乃浩歎之矣家書云公以九月末始入服舍伏枕叫慟之甚此孝子之情誰得止哉然君子之爲其親重則固有大者古之人坐哀傷而毁容滅性者何可勝數然聖哲不道謂其越情踰禮不可訓後世也惟公審思而强抑焉則非獨門祚之休亦斯道之光也僕羈在江表不得晉致慰私又不得訃音不知大事之期在何時幷此二念積之胸臆而西來使又少莫從

問訊乃因請之左右幸早以示我僕將遣人來會葬也獨客天涯鄉心時作苟天監其衷得遂西首猶能執紼于渭水陽也石鴻臚使事畢當至家前書竟必達惟省存焉

答趙劒門侍御書

使至獲奉嘉訊纍纍滿幅尺若以僕爲忠憤憂國之士可與布腹心吐情愫者僕幺麼誠不敢自列于國士之林然爲知己語則固布腹心吐情愫也今公按越且半歲過矣諸所弛張越人皆以爲識大體不瑣屑有司憚明察不敢弄術以眩移視聽凡此皆越人

言也僕亦以撥部之體惟應若是而止但能甄別有司爲民去蠹則閭閻自安堵矣猾猾然從其智于米鹽之細狐鼠之微則總明有遺奸譎轉生非識其大者也僕前書中欲公收逮逋倭之家蓋一時矯弊之說除草去根之道此又不當以狐鼠視也恩貸王君遺僕書云趙監察高才赤心肯勠力而共事吾今不憂倭患矣王君服善如此顧撫院典在戎旅而按院職主封駁斷兩院者惟懼其弗同又卒懼其弗異譬之藥物甘苦共劑而相制芝朮異用而同功也僕數與公書悉他人捫舌而不肯一開口者私以爲天下

誠廣友朋誠衆然同德者甚少矧吾兩人者之相識也始在道路傾蓋之際遂以定百年之盟意氣結納比之兄弟獨所生異胞耳安有居兄弟間有語不以盡哉諒公肯篤信僕言贅矣

與全九山內翰書

六月中吳使之燕旣已附申問訊之私計且必至適逢鄞客云公得侍太夫人前且三月餘矣私計前書不得達以日月錯迕故也邇者倭舟橫騖瀕海諸郡悉無安枕之期公歸而省侍顧恤其私不知有他此孝子之情有道者之行也乃僕羈孤江表雖背北堂

逐一官之榮而遺晨昏之事將猶謂人乎每念一及黯黯魂銷頃之且欲往矣謂公同懷故輒白之焉老親明歲滿七十今太夫人已八十餘矣皆所謂事劉之日短也僕將歸而采下澤之蘭歌白華之曲公家在海上聞海上距丹丘不遠苟幸與神人遇得禁方授長生丸于願分以遺我我持之西也

答何月樵憲副書

自僕抵南中數欲爲書申夙昔之意展契闊之私然旅懷多鬱人事都絶以故尺牘不至于左右然念固耿耿矣頃奉鼎翰轉增慙悚莫之能解惟執事肯

亮之耳近世縉紳大夫之倫凡歸田者皆苦之非厭
寂寥耽志紛華而未能忘也謂人情薄耳有埶則畏
憚之失埶則輒以脣吻相稽有司偏護置不爲理此
歸田者所以苦也公挾昭曠之見其視天下萬事淡
如浮煙泛若虛舟當不以瑣瑣介其中然龍蛇之義
君子所貴堅持一道守而弗變則進有引頊退有罵
絓而君子困矣意公熟慮審思之久矣而僕猶云云
者誠睹夫人情薄君子困也若彼狂士旣巳念咎伏
辠卽釋怨與平庶幾乎昔人讓畔之風矣使來投書
一再見輒去不告遂莫以報明所以奉公之命不効

者如此夫仕宦之道猶飲也適量而止盡興而返郎
今赫赫表見在位者則孰非田中人乎迨其歸田與
公何殊焉由是觀之得執未可喜失執未可戚也僕
么麽曾不逮中人乃今濫廁詞垣且久有項郎圖請
告耕牧于華山之下其諸人情厚薄比之翟門鳥雀
亦其理當爾也由白下望江都非遠然乖絕若天涯
語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正僕今日睠戀之衷
也妻子使者歸江都因布區區如此并以望執事肯
我臯毋謂僕不急故人之私也

答楊裁菴巡撫書

今使者至南中遺僕以尺牘乃公推取昔人饋魚懷遂之義芳臭尚合無問新知與故交也蓋有古道焉河南盜發時會中原之甲埽境而防胡至空虛也公聞之自磁州引兵歸反而捕盜斬獲蓋數千自餘沒水死及變姓名亡逃他境者不可勝記於是中原之道路遂通而瘡痍漸瘳由此觀之公可謂左手畫方右手畫圓有兼能矣其不謂難哉始盜之未發也人言可用百卒以一日掩滅之既起而躍馬如鳥橫鶩遂莫能制語曰絲忽不補直至尺五則此類是也今中原旣遭蹂躪而歲又大侵愚民重生以爲餓而待

死不若一飽而作厲鬼恐不耻爲非蠶婦賭繭懽而成蛾則練不俟趦宿焉當斯之際幸有公在何憂亦惟早圖豫弭之耳有司剥民見骨暑不慘容此不得恃有司振救之也往僕歸關中關中有司與語省同風獨幸關中比歲小有年百姓尚安如巢鳥若不幸值有中原之災僕不知所圖矣使還取報卒卒附此中愫以公爲蒼生隱軫故不惜脣吻云耳

答黃翠巖督學書

旣僕入南中南中人士頌說公之道教至嘖嘖不輟口而方泉趙君又以交承之故具悉其事尤深感極

痛以爲今日所屑屑若蓼茁習苦不能自言往往爲僕歎之在昔好議有口之士稱齊稷下謂其人能變堅白一同異脣吻所及即當世宿儒不能自解免也吳中故太白季札之域也號爲忠厚禮讓不甚爭是非其遺教也乃今顧稷下若矣足下手操文印馳聲翰墨之場久矣既已令作士復徙而治粟不當其能今大匠用木長短榱桷寸而較之尺而度之則巨屋乃成用人者獨柰何不然此事功所以弗就而賢豪涕洟也君子所患患不知已今志意既明白璧漸出願公坐須高爵而勿以爲慮焉僕與公微夙昔之好

然意氣所感顧逾于相朝夕者故縷縷道之耳適承惠書念且逮僕僕報之如是頃之計欲請告苟得遂將取道大梁之郊以訪所謂夷門隱淪蓬池淥波者何似而因以謁高人如足下者使者歸報先此聞焉

與張白灘給舍書

當公衰絰而出在南郭僕追及之與別也其時見公痛甚淚下如縣河僕不敢前爲勸然心固念之今公依几筵即服舍既三月久矣痛當稍稍定而會須野張公往僕乃附書更且勸之焉夫世俗言孝者以生厚奉養勤晨昏之禮不怠卒而一哭至骨立若是者

鄉里傳誦嚮歎以爲德人嗟乎此特布衣之所謂孝耳士大夫之所謂孝者大者在建號萬里次者表見有位令父母之名與之俱彰不幸而遭大故則哭之甚哀不使隕性將以其遺肢競當世埤光烈也古之人有藉親爲解不應徵拜及刲股舍墓登木而豔者其事率奇瑰不可法式假令周孔而在必不由焉公其裁之僕既承諸君請爲撰辭贈公將及其考期乎之忽而坐令奪輟矣夫閑瓶之口令不得泄則其中必有焦朽之患自僕入南中數睹公之行事與其論白敬之誠欲托文以明志由今以卜來乃竟不得語

豈不有抑鬱之疾哉僕西京之鄙人也適遊江南見士人類修繁文小節顧遺其鉅者獨公與須野二公不類耳語曰龍伯下絲不顧鱣鮪言見大而遺小也至若居蓬藋之下衣鶉結之衣食糠粃之食游衍墟中滅蹤人世是人者高則高矣卒之坐一隅之士未通于大方之觀也令其釋徒步而就軒車且必有失緩之憂何者孤獨而識未能博也僕受性質木不善雕飾諸所論吐直以寫胸臆耳以公曠然非庸乃此縷縷云會面何時殊用悵惘

答林平泉內翰書

從須野君得惠書再四誦覽轉轉生慙僕鄙陋率性猶之溝中斷木乃公儕之與華山並峙是何擬似之非倫也世世俗尚疏通周容極矣而公獨踦踔而行離奇而立异人咸推予之自以爲不及如他氏嵒精以市名而訾口反至則何也彼其誠信心不予于士大夫也然僕又以有高世之行者往往負遺俗之議夫俗未可盡遂亦未可輙遺也且夫人孰無有父母兄弟親戚友朋之累哉斯四累者無一可解而脫故俗未可一日遺也卽有遺者可以矯矯俗難與論至德也須野君言公雖犖犖拔群然猶近俗周旋于四者

之中斯合于聖人之道天地之德矣違道畔德謬據爲高此迷罔之疾于大堤之巨盜也願公勿受其牢籠爲智者所笑僕惟古之聖人問道牧童乃得襄城之處具中才辯之窟而游其地者又皆以才與客至不必引避見而談對有是有非積至千日則得千是千非以千是觀非非不可惑也以千非觀是是不可惑也天下之事至萬而止然是非之端多相類者不過百種千已逾百而且及于萬君子所以勝艱大批紛擾舉四海而莫之能眩者用此道也公聰明天畀無俟論討僕云云者謂流光驟驥歲月既多則富貴

逼人當是之時公欲推大柄而不受得乎彼其翹足待事昂首待報者將亟望苛責焉誠不可不豫講也僕且欲退伏山中作唐虞巢許故期注于公者特深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僕得皐

與王鳳泉先生書

至于今日乃始以贈篇上者非敢怠忘爲有所諱言也前既已告之矣篇內獨序兵事不詳平生者以翁生兵事歸又所振刷廢置咸社稷之長利百年之宿蠹厥功甚大此不得畧故畧他節矣翁受　主上之知實奇特非常忽而賜玦則偶然有之耳竟必　召

琛與謝安石之退栖郭子儀之廢免其跡相類而所遭之　主則非二氏可能值也篇內尊明斯旨即以尊　君父表臣節亦當如是獨閣下鄙儒雖叨詞苑然不閑于紀述之體今之文逾千言悉皆樸陋靡華第能說實觀者其恕我不文可也近聞郎君枉豪先生以使秦道出洛陽黃門使者擁傳車白晝入里門趨堂下展省覲之儀里中父老隨而賀翁此人間至榮天倫樂事楨以意揣之必有也固有遠羈江界盼盼庭闈欲飛而不得去者獨且柰何鄙生因之脉脉動懷焉楨在南中與東谷公比舍居朝夕相從熟睹

之固剛毅不撓人也楨禮之最甚視翁若在伯仲之間今洛下一時兩尚書出又皆以矯矯名當世毋乃地靈當其盛邪項者之患非絓于胡南困于倭中而橫加以梁宋之盜可謂騷然動矣盜之歲惡所在告歉非得忠力不二心之臣以擘畫調度于中豈有濟哉若執政大臣肯捐他念誠求其人將不能釋翁旦夕檄書且及門矣篇中所云固爲劵非作讖也去歲倭發執且窺江上賴東谷公力得免故楨遂以其事贈之楨將歸而卧少華山中私度竟所至于世奚裨不如退而修業蹈史氏之法令所見聞著而不癈斯

亦足白首吾志畢矣嘗具以告東谷公必能道之旅懐千種得見更十僕不能盡此直大槩爾

答孫用脩監察書

往部人所聞于公者殊傷之直遂以爲部使者權重而威峻外言不得至于耳乃今倒腸語之耳亦以公虛中無疑從善劇于轉丸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此部人之言所以遂也適奉翰札議設總督以制江海之寇此議創者何人其誰和之又誰以爲然也即若議行是適增掣臂而何制寇之能哉夫南倭與北虜異勢而禦虜與禦倭宜不同道蓋虜凡大舉則必贅

聚數萬之兵乃敢入必歷一二月兵乃集所入必立營壁將入必有先嚴所向之鎮獨力不能支故調兵他鎮戮力共濟不得以分地為辭此督府所以設也至若小入則責坐本鎮不煩督府號令矣今倭寇則不然駕輕舟于大海之中來不知其所向去莫蹤其所歸一舟裝五六十人五六舟突來食頃間數村皆赤又突去星散烏集不立大軍流薄飄忽未有營壘而海道綿亘且數千里徵兵待報動逾時日先期防禦則從入之路叵測見難而趨則倉卒之變不探由此言之則調兵無濟矣夫旣調兵無濟又安用設督

府乎且九邊軍費多資內帑九邊士卒皆隸尺籍設督府者所以都賞罰厲武功也今江南財賦盡輸京師江南士卒半充漕輓虛伍而無人徒手而募士卽令淮陰登壇留侯處幄安濟乎此乃新學小生持臨帖之見以談世事而不究便宜又或諸鎭撫臣設詭辯于當塗將分臯嫁殃故忽而與此議也公卽不察而應聲和之卒與之俱蒙其誚矣爲今日計則莫若愼擇有司令選丁壯厚畜重賞必得其死力比寇至則結連屯寨自保境土彼固有痛癢心遣之出境卽亡命是圖矣然必撫臣以其事責海道兵備兵備以

其事督所在有司乃可若倭舟停泊海洋觀望不去則責之戎幕不少貸焉如是則行有實效咎有真歸禦倭之策無便此者鄙人自老親西日夜思謝去江界羇人懷抱甚惡乃公念茲及之休戚相憐真比骨肉頃之將遣使請告也且欲作山中人矣賴公堅心謀國毋搖浮說務在計平倭難成不戚之名萬萬

答張南溪侍郎書

日者楨所致訊聊以申夙昔之私耳乃厪使使遠將報遺甚侈山林廟堂不同事往一而來十鄙心益脉脉愧焉翰云入山以來舊好絕音嗟乎固世俗恒態

耳此翟公所爲大書其門馮生所以況之如市也然楨亦有喻夫今之廟堂之客其與山林人絕也猶之社予祝神願長爲人不願爲鬼然卒之爲鬼以死生之道弗可逃也夫進退浮沈亦若是耳由此言之得其音未足訢不得其音未足唶也楨連日讀所惠榮錄二本至盡計歷宦三十餘年其踪跡徧乎天下而勳名塞乎宇宙眞可謂榮盛矣彼其類顧徒以嵬爵重祿炫之爲華死之日肉未腐而名滅此蜉蝣舜華等耳與公不同日論矣楨本闒下鯫生偶會風雲濫竽上列度竟老不能立尺寸卽誓志謝歸矣亦竊附

昔人知止之義焉乃公勉留懇款注擬非庸楨區區耳安能若所云也顧獨念當世賢豪著功名于代卒所托以弗朽者則史氏是賴楨即退而去其職然猶欲私爲論撰藏之巖穴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則庶幾乎不没賢者之名矣公蹤跡紀在榮錄者頗畧或當具家乘中願錄副本與楨楨將備覽采焉歲首多俗冗使來淹數日始作報書然不盡中曲也令孫茂才毋令哭父過傷此百年所倚者惟實視之懔懔

與鄭少潭提學書

今關中士被蒙與槐謝君之教甚深今謝君移官去

關中而公幸復至此所謂春風罷吹而時雨沾灑也僕竊必之關中士竟有就矣往僕居燕京時從書肆中得公舉子業一帙大異之乃以遺里中士里中士讀其文依倣而試高等博縠名者多有之此猶乃隔面得之耳抵于今乃承縠效侍几席矣其所獲當萬之曩昔語曰鄒魯絃歌洛陽賈多言漸化使然也頃謝君自關中來云關中士第猾猾事記誦務剽剝鮮領會之學又讀書不讀朱註不求大全通鑑性理二集付之烏有僕聞之駭焉夫今時舉子業爲功甚約望效甚疾非如前世詞賦應科微夫窮滓溟探龍頷

即不可得珠也彼柰何莽莽如是已而問江南士亦若此嗟乎俗之移人劇于染絲今海内士盡非非然務華没本矣其誰與返之也今關中士習亦惟公能變之耳他則僕不知所抵極矣自僕到白下客嘗與公游者悉能說其狀以爲公博聞彊志有曠然之識爲學先本而後枝葉舉一事必究始卒擇地納履而後蹈脫世俗浮靡之好而一歸之真素僕聽客言則蹙然動焉以爲設令公能化百身散諸國立當變海内之習即治化又何慮弗古若也僕且欲還關中依華山居洞竟老將身睹關中士先變矣訢然躍然人

言公暫駐枌榆旋即入關中不數十日發矣乃馳一介奉尺書朙沾沾之懷焉

與張半洲論傳書

今損所為西峰公傳旣就乃使使上之門下報命焉傳所具皆說實道有不溢一詞雖不敢自謂信筆然與世之飾言搆誣者異矣始作傳時乃手西峰公行實讀之三數日則熟記而去之以為傳者轉也謂轉相記誦遺之後世至無窮也從古以來吾不知其幾何世矣然一世不數人一人不數事因記其大者耳故今傳不具生卒年月不具父母謚行上之不詳祖

先之系中之不列兄弟之行下之不及子孫之事凡若此者非故畧之也不欲以繁瑣騷屑汶鴻鉅之節也又以門下[illegible]稱作者之宗上窺史漢而洞燭法軌楨郎畧之不加辠焉顧獨念西郊之麟孔子志之老子猶龍太史表之此皆有賢聖之才故托之而傳久遠也今西峰公具龍德而又獲麟嗣盛之至矣乃令楨幺麼小夫論述其事胡以圖久遠哉誤矣誤矣傳中語誠多踳駁若門下肯有論竄郎十反之不爲苦也我詞不直足纖至用四錦爲賈則酬過其當甚懼之今與傳俱歸矣毋以不恭爲辠少選欲身自往謝

兹不喋喋云

答薛方山憲副書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況既惡而重以是苦意緒撻曳譬若縣旌奉公書詞甚款懇委備僕徒誦之不能具答也第當茲真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讀焉讀一二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謭劣焉能序公集哉則是麗服而加敝冠也不宜然念今之修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可久遠僕亦欲托之弗朽則安可引卻不為任哉幸之遷劾役也少選之頃僕欲請告去矣不能與公圖

一面之語矣僕有剜心之痛茹蘖之毒故乃割情斃
刹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卽拏舟
北邁造物以小兒玩人世人世亦以小兒玩造物可
也所恩策問及教渐條約咸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
變靡俗敦實學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
言之不掩其光獨么麼之子不理耳傳曰禮義之不
愆遑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柰何用是
區區軫孤憤之懷邪對客語輒徒傷心腎獨坐咄咄
又爲造物隂笑之不如蕩胸結舌更圖表竪之門斯
亦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覩公之志獨不得伸于越

自餘所至即可致願名毋持二扈且行且止倘天從人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于關下候之矣今嗣茂才附此問訊望之慕之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五